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

我的第一本书

世界最具

感悟深邃的心灵
领略人性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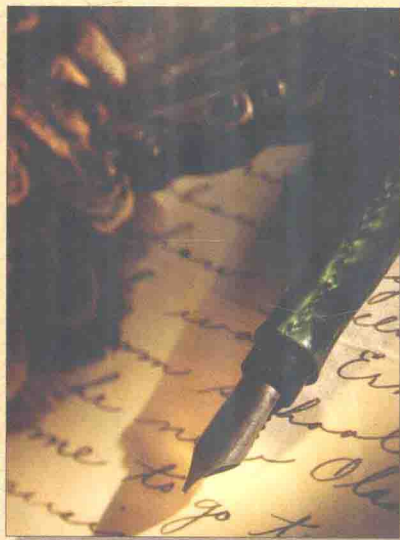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第二辑

感悟 哲性理美文

4



GANWU
XINGDE
ZHELI
MEIWEN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感悟性的 哲理美文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目 录

火 光	柯罗连科 (1)
金色花	泰戈尔 (3)
伟大的渴望	尼 采 (4)
在海边的一个晴朗的冬日	惠特曼 (8)
一个行乞的诗人	徐志摩 (10)
花香雾气中的梦	许地山 (14)
勇气的形象	凯西·霍利 (17)
我们从未告诉他他不能	凯西·拉曼库莎 (21)
终点站	罗勃特·海斯丁 (23)
街头作家	丹·赫利 (25)
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挫折	奥里森·马登 (28)
成功之门永远开着	奥里森·马登 (34)
昼 夜	格里斯高 (38)
雏 菊	雨 果 (41)
人生旅途	泰戈尔 (43)
娜拉走后怎样	鲁 迅 (47)
我沉沦在苦忆中	石评梅 (54)

现代人的通病是孤独	卡耐基 (57)
忧虑会伤害身心	卡耐基 (63)
使忧虑不要再发展	卡耐基 (75)
打破忧虑的妙招	欧德威·泰德 (82)
阴 天	泰戈尔 (83)
疯 人	纪伯伦 (84)
人心很古	鲁 迅 (86)
正 义	朱自清 (88)
要有自己的信仰	卡耐基 (92)
我听到一个声音	史坦利·琼斯 (98)
不要总是心存报复	卡耐基 (101)

火 光

—— 柯罗连科

很久以前，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我泛舟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船到一个转弯处，只见前面黑漆漆的山峰下面，一星火光蓦地一闪。

火光又明又亮，好像就在眼前……

“好啦，谢天谢地！”我高兴地说，“马上就到过夜的地方啦！”

船夫扭头朝身后的火光望了一眼，又不以为然地划起桨来。

“远着呢！”

我不相信他的话，因为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明明在那儿闪烁。不过船夫是对的：事实上，火光的确还远着呢。

这些黑夜的火光的特点是：驱散黑暗，闪闪发亮，近在眼前，令人神往。乍一看，再划几下就到了……其实却还远着呢！

我们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又划了很久。一个个峡谷和悬崖，迎面驶来，又向后移去，仿佛消失在茫茫的远方，而火光却依然停在前头，闪闪发亮，令人神往，——依然是这么近，又依然是那么远……

现在，无论是这条被悬岸峭壁的阴影笼罩的漆黑的河流，还是那一星明亮的火光，都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在

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不止使我一人心驰神往。可是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因此，必须加劲划桨……

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金色花

—— 泰戈尔

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么？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午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正在你所读的地方。

但是你会猜得出这是你孩子的小小影子么？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儿去了？你这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伟大的渴望

——尼采

哦，我的灵魂哟，我已教你说“今天”、“有一次”、“先前”，也教你在一切“这”和“那”和“彼”之上跳着你自己的节奏。

哦，你的灵魂哟，我在一切僻静的角落救你出来，我刷去了你身上的尘土，和蜘蛛，和黄昏的暗影。

哦，我的灵魂哟，我洗却了你的琐屑的耻辱和鄙陋的道德，我劝你赤裸昂立于太阳之前。

我以名为“心”的暴风雨猛吹在你的汹涌的海上：我吹散了大海上的一切云雾；我甚至于绞杀了名为罪恶的绞杀者。

哦，我的灵魂哟，我给你这权利如同暴风雨一样地说着“否”，如同澄清的苍天一样地说着“是”；现在你如同光一样的宁静，站立，并迎着否定的暴风雨走去。

哦，我的灵魂哟，我恢复了你在创造与非创造以上之自由：并且谁如同你一样知道了未来的贪欲？

哦，我的灵魂哟，我教你侮蔑，那不是如同虫蛀一样的侮蔑，乃是伟大的，大爱的侮蔑，那种海蔑，是他最爱之处的侮蔑。

哦，我的灵魂哟，我被你如是说屈服，所以即使顽石也被你说服；如同太阳一样，太阳说服大海趋向太阳的高

迈。

哦，我的灵魂哟，我夺去了你的屈服，和叩头，和投降；我自己给你以这名称“需要之枢纽”和“命运”。

哦，我的灵魂哟，我已给你以新名称和光辉灿烂的玩具，我叫你为“命运”为“循环之循环”为“时间之中心”为“蔚蓝的钟”！

哦，我的灵魂哟，我给你一切智慧的饮料，一切新酒，一切记不清年代的智慧之烈酒。

哦，我的灵魂哟，我倾泻一切的太阳，一切的夜，一切的沉默和一切的渴望在你身上——于是我见你繁茂如同葡萄藤。

哦，我的灵魂哟，现在你生长起来，丰富而沉重，如同长满了甜熟的葡萄的葡萄藤为幸福所充满，你在过盛的丰裕中期待，但仍愧报于你的期待。

哦，我的灵魂哟，再没有比你更仁爱，更丰满，和更博大的灵魂。过去和未来之交汇，还有比你更切近的地方吗？

哦，我的灵魂哟，我已给你一切，现在我的两手已空无一物！现在你微笑而忧郁地对我说：“我们中谁当受感谢呢？”

给与者不是因为接受者已接受而应感谢的吗？赠予不就是一种需要吗？接受不就是慈悲吗？

哦，我的灵魂哟，我懂得了你的忧郁之微笑，现在你的过盛的丰裕张开了渴望的两手了！

你的富裕眺望着暴怒的大海，寻觅而且期待；过盛的丰裕之渴望从你的眼光之微笑的天空中眺望！

真的，哦，我的灵魂哟，谁能看见你的微笑而不流泪？在你的过盛的慈爱的微笑中，天使们也会流泪。

你的慈爱，你的过盛的慈爱，不会悲哀，也不啜泣；哦，我的灵魂哟，但你的微笑，渴望着眼泪，你的微颤的嘴唇渴望着呜咽。

“一切的啜泣不都是怀怨吗？一切的怀怨不都是控诉吗！”你如是对自己说；哦，我的灵魂哟，因此你宁肯微笑而不倾泻你的悲哀——

不在迸涌的眼泪中倾泻所有关于你的丰满之悲哀，所有关于葡萄的收获者和收获刀之渴望！

哦，我的灵魂哟！你不啜泣，也不在眼泪之中倾泻你的紫色的悲哀，甚至于你不能不唱歌！看哪！我自己笑了，我对你说着这预言：

你不能不高声地唱歌，直到一切大海都平静而倾听着你的渴望——直到，在寂静而渴望的海上，小舟漂动了，这金色的奇迹，在金光的周围一切善恶和奇异的东西跳跃着——一切大动物和小动物和一切有着轻捷的奇异的足可以在蓝绒色的海上跳跃着。直到他们都向着金色的奇迹，这自由意志之小舟及其支配者，就是收获葡萄者，他持着金刚石的收获刀期待着。

哦，我的灵魂哟，这无名者就是你的伟大的救济者，只有未来之歌才能最先发现了他的名字！真的，你的呼吸已经有着未来之歌的芳香了。

你已经在炽热地梦想，你已经焦渴地饮着一切幽深的，回响的，安慰之泉水，你的忧郁已经栖息在未来之歌的祝福里！

哦，我的灵魂哟，现在我给你一切，甚至于我的最后的。

我给你，我的两手已空无一物：看哪，我吩咐你歌唱，那就是我所有的最后的赠礼。

我吩咐你唱歌——现在说吧，我们两人谁当受感谢？但最好还是为我唱歌，哦，我的灵魂哟，为我唱歌，让我感谢你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在海边的一个晴朗的冬日

—— 惠特曼

前不久，十二月的一天，大气晴朗，我坐上坎登至大西洋城这条老铁路线的火车，历时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新泽西的海边，在那里过了一个中午。我出发得很早，一杯美味的浓咖啡和一顿丰盛的早餐使我精力充沛（是我的好姐姐露亲手做的——食物可口之极，容易吸收，使人强壮，后来一整天都称心如意）。最后一段旅途，大约有五、六英里，火车开进了一片广阔的盐泽草地；那里咸水湖交错，小河道纵横。营茅草的香味迎面扑来，使我想起了“麦芽浆”和我家乡南部的海湾。我本可以到了晚上，再到这平展而芬芳的海边大草原尽情地游玩的。从十一点钟到一两点钟，我几乎都在海边，或是在望得见大海的地方，听大海的沙哑的低语，吸入凉爽、使人愉快的清风。先是坐车，车轮在坚硬的沙地上匆匆驶了五英里，却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吃过饭（还有将近一个钟头的余暇），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见不到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小屋，看样子是海滨浴场的客厅；周围的景色，任我独览——离奇有趣，使人心旷神怡。无遮无挡——我前后左右，都是一片营茅草和磁麻草——空旷，简朴而毫无装饰的空旷。船在远方，再望远方，只能看见一艘向这儿驶来的轮船拖着一缕黑烟：海船，横帆双桅船和纵帆双桅船更是清晰可见，其中大多

乘着强劲的风、鼓扬着船帆。

海上，岸上，都充满了魅力，令人神往！它们的简朴，甚至它们的空旷，多么令人思量不绝啊！它们或间接或直接地在我心中唤起了什么呢？那伸延开去的海浪，白灰色的海滩、海盐，都单调而无知觉——全然没有艺术，没有歌词，没有话语，也不风雅，这冬日却是无法形容地令人鼓舞，冷酷得如此超乎世俗，比我读过的所有的诗、看过的所有的画，听过的所有的音乐都更加深刻而难以捉摸地打动我的感情（但是，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也许正是因为我已经读过那些诗，也听过那种音乐吧）。

一个行乞的诗人

—— 徐志摩

(一)

萧伯纳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收到从邮局寄来的一本诗集，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他的住址，和两先令六的价格。附来作者的一纸短简，说他如愿留那本书，请寄两先令六，否则请他退回原书。在那些日子萧先生那里常有书坊和未成名的作者寄给他请求批评的书本，所以他接到这类东西是不以为奇的。这一次他却发现了一些新鲜，第一那本书分明是作者自己印行的，第二他那住址是伦敦西南隅一所硕果仅存的“佃屋”，第三附来的短简的笔致是异常的秀逸而且他那办法也是别致。但更使萧先生奇怪的是他一着眼就在这集子小诗里发现了一个真纯的诗人，他那思想的清新正如他音调的轻灵。萧先生决意帮助这位无名的英雄。他做的第一件好事是又向他多买了八本，这在经济上使那位诗人立时感到稀有的舒畅，第二是他又替他介绍给当时的几个批评家。果然在短时期内各种日报和期刊上都注意到了这位流浪的诗人，他的一生的概况也披露了，他的肖影也登出了——他的地位顿时由破旧的佃屋转移到英国文坛的中心！他的名字是惠廉苔微士，他的伙伴叫他惠儿苔微士。

(二)

苔微士沿门托卖的那本诗集确是他自己出钱印的。他的钱也不是容易来的。十九镑钱印得二百五十册书。这笔印书费是做押款借来的。苔微士先生不是没有产业的人，他的进款是每星期十个先令（合华银五元），他自从成了残废以来就靠此生活。他的计划是在十先令的收入内规定六先令的生活费，另提两先令存储备作书费，余多的两先令是专为周济他的穷朋友的。他的住宿费是每星期三先令六（在更俭的时候是二先令四，在最俭的时候是不化钱，因为他在夏季暖和时就老实借光上帝的地面，在凉爽的树林里或是宽大的屋檐下寄托他的诗身！）但要从每星期两先令积成二三十镑的巨款当然不是易事，所以苔微士先生在最后一次的发狠决意牺牲他整半年的进款积成一个整数，自己跷了一条木腿，带了一本约书，不怎样乐观却也不绝望的投向荡荡的“王道”去。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也是最辛苦的一次流浪，他自己说：——

“再下去是一回奇怪的经验，无可名状的一种经验；因为我居然还能过活，虽则我既没有勇气讨饭，又不甘心做小贩。有时我急得真想做贼；但是我没有得到可偷的机会，我依然平安的走着我的路。在我最感疲乏和饥慌的时候——我的实在的状况益发的黑暗，对于将来的想望益发的光鲜，正如明星的照亮衬出黑夜的深荫。

“我是单身赶路的，虽则别的流氓们好意的约我做他们的旅伴，我愿意孤单，因为我不许生人的声音来扰我的清梦。有好多人以为我是疯子，因为他们问起我当天所经过

的市镇与乡村我都不能回答，他们问我那村子里的‘穷人院’是怎样的情形，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进去过。他们要知道最好的寓处，这我又是茫然的，因为我是寄宿在露天的。他们问我这天我是从哪一边来的，这我一时也答不上；他们再问我到那里去，这我又是不知道的。这次经验最奇怪的一点是我虽则从不看人家一眼，或是开一声口问他们乞讨，我还是一样的受到他们的帮助。每回我要一口冷水，给我的却不是茶就是奶，吃的东西也总是跟着到手。我不由的把这一部生活认作短期的牺牲，消磨去一些无价值的时间为要换得后来千万个更舒服的；我祝颂每一个清朝，它开始一个新的日子，我也拜祷每一个安息日，晚上，因为它结束了又一个星期。”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旧时朝山的僧人，他们那皈依的虔心使他们完全遗忘体肤的舒适？苔微士先生发现流浪生活最难堪的时候是在无荫蔽的旷野里遇雨，上帝保佑他们，因为流浪人的行装是没有替换的。有一天他在台风的乡间捡了一些麦柴，起造了一所精致的，风侵不进，露淋不着的临时公馆，自信可以暖暖的过一夜，却不料：“天下雨。在半小时内大块的雨打漏了屋顶。不到一小时这些雨点已经变成了洪流。又只能耐心躺着，在这大黑夜如何能寻到更安全的荫蔽。这雨直下了十个钟头，我简直连皮张都浸透了，比没有身在水里干不了多少——不是平常我们叫几阵急雨给淋潮了的时候说的‘浸透了皮’。我一点也不沮丧，把这事情只看作我应当经受的苦难的一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在露天选了一个行人走不到的地点，躺了下来，一边安息，一边让又热又强的阳光收干我的潮湿。有两三

次我这样的遭难，但在事后我完全不觉得什么难受。”

头三个月是这样的过的，白天在路上跑，晚上在露天寄宿，但不幸暖和的夏季是有尽期的，从十月到年底这三个月是不能没有荫蔽的。一席地也得要钱，即使是几枚铜子，苔微士先生再不能这样清高的流派他的时日。但高傲他还是的，本来一个残废的人，求人家的帮助是无须开口的，他只要在通行上坐着，伸着一只手，钱就会来。再不然你就站在巡警先生不常到的街上唱几节圣诗，滚圆的铜子就会从住家的窗口蝴蝶似的向着你扑来。但我们的诗人不能这样折辱他的身分，他宁可忍冻，宁可挨饿，不能拉下了脸子来当职业的叫化。虽则在他最窘的日子，他也只能手拿着几副鞋带上街去碰他的机会，但他没有一个时候肯容自己应用乞丐们无心的惯技。这样的日子他挨过了两个月，大都在伦敦的近郊，最后为要整理他的诗稿他又回到他的故居，亏了旧时一个难友借给他一镑钱，至少寄宿的费用有了着落。他的诗集是三月初印得的，但第一批三十本请求介绍的送本只带回了两处小报上冷淡的案语。日子飞快的过去。同时他借来的一点钱又快完了，这一失望他几乎把辛苦印来的本子一起给毁了！最后他发明了寄书求售的法子，拼着十本里卖出一两本就可以免得几天的冻饿，这才蒙着了萧先生的同情，在简短的时日内结束了他的流浪的生涯。